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二十四回 女無師延攬英雄 諸少年比試武藝

建文四年秋九月越有九日，庚申霜降。月君赴演武場，祭旗纛，考校新舊文武諸將士。那些眾夫人小姐，死裡得生，到了山寨，見有多少女將，也就不避人了，隨著鮑師、素英、寒簧，同到耳房內觀看。見月君素綾披風，鵝黃衫子，翠葉雲冠，鮫絲鸞帶，略似道家裝束，端坐在沈香九盤龍交椅上；左首曼陀尼、右手轟隱娘，皆帶斜坐著；廳前站著兩員女將，滿釋奴與柳煙兒；階下兩行列著武士健卒。隊隊的五方旗幟，燦爛鮮明，盡是雀蛇龍虎；林林的十八樣軍器，閃爍精華，半是戈矛劍戟。各將軍皆鎧甲兜鍪，或帶束髮金冠，穿繡花戰襖，眾謀士皆袍服儒冠，或披鶴氅衣，綸巾羽扇，整整齊齊，都到演武場內向上參謁。滿釋奴朗聲傳說：「聖后有令：各文武免禮，舊將士都站在西邊，新將士都站在東邊，聽候將令。」忽門上傳鼓，有探子飛報緊急軍情。月君傳令喚進，那探子喘吁吁的跪稟道：「探得燕王密敕青州高指揮與茹太守，起兵掃蕩卸石寨，定於今日霜降點集將士，殺向前來了。」月君令賞銀兩，再去探聽。隨傳令與董彥呆、周縉道：「我立的五軍，原要每軍是五員大將。前者起義不過數人。是以一軍只有一將，今日各營都要增人，可令新到豪傑，善武者來試武藝，善文者前陳方略。」

彥呆宣令畢，東邊隊內早有一儒生，修軀勁骨，白晳微髭，雙眸四射，有若春星芒彩，昂然直到簷下，打一恭道：「小可是濟南高咸寧，向者參贊鐵大司馬。燕逆兵臨之日，妄言法周公以輔成王，小可遂作《周公輔成王論》以折之，逆賊氣沮，不知所對。堰水來灌我城子，小可又獻計於鐵公，誘令燕逆入城，先懸鐵板於門闕，從上壓下，不意僅碎其馬首，未能成功，至今憤恨。平生熟習周、孔經書與孫、吳韜略，頗識興亡治亂之機，今投元帥，敢獻CK蕘，幸彩葑菲。」月君問道：「孤今討燕逆，先生試陳方略。」咸寧曰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隨機應變，臨期自有應敵之方。但論全局大勢，先取青州，以輕騎直搗北平，定鼎於燕，然後南伐，此反客為主之妙著也。」

西班一武將，向前躬身稟道：「職乃燕山百戶倪諒。當日燕藩未反之先，曾密奏於建文帝，帝止誅其官校數人，以致養成大禍。今彼擅自登基，人心未服，誠如高儒生之言，直取北平，為根本不易之論也。」呂御陽晉言道：「直搗北平之論，似是而難行。晉之王濬直取石頭城，此勢之使然也。魏之鄧艾直襲成都府，時之使然也。魏延欲從子午谷直取咸陽，而武侯不許，時與勢皆確，所不可也。北平為遼、金、元之舊都，城郭堅峻，勝於金陵，我懸軍於千里之外，中間皆是賊黨，豈能挽運兵糧？則我之餉道先絕，而堅城難下，若再以一旅之師乘我之後，豈不進退無據？此勢不可也。北平東接永平，西鄰保定，燕王於此二郡皆屯重兵以為肘腋。張家、喜峰諸口，密邇胡元，諸種部落，歲歲侵擾，又為門庭之寇。無論不能拔取北平，縱使得之，燕王返據濟南，則我四面受敵，雖有良、平，不能善後。此時不可也。當日高皇帝封藩，以燕王智勇兼備，故使獨當北面，折衝塞外。若我據其故巢，則反為彼禦侮，又安保他不輸情獻幣，連結諸部落，以為我患乎？」月君道：「兩先生意見不同，且到臨期，孤家自有調度。」

只見東班內一少年疾趨至前，深深打一恭道：「小子鐵康安，當日隨先父守濟南時，與儒生高咸寧同參帷幄，又與大將瞿離兒同搗燕軍，再戰再捷。目今兩人皆投麾下，小子又為元帥救拔，共聚於此。正義士報仇之日，燕逆敗亡之秋也。願為執鞭，以效前驅。」月君道：「令先尊忠蓋天地，義貫日月，汝有大志，足紹家聲。賜名鐵鼎，字曰定九，如何？」鐵公子道：「康安兩字，原是乳名。蒙元帥更易，顧名思義，勸勉甚大，敢不祗遵。但先君諱鉉，字鼎石，小子心有未安。」月君道：「諱不可犯，字則無妨。燕逆聞先公之名，尚自膽寒，孤家正欲犬鼎」字以為汝名，即如先尊公尚在，使燕逆聞之奪魄耳。」

高咸寧贊道：「元帥期君以定九州，庶完兵部公未了之志，不妨以字行天下。」康安乃再拜受名而退。

時劉超手提偃月刀，鞠躬稟道：「甲冑在身，幸元帥恕其無禮。近日小子新鑄此刀，略試醜技。」遂前趨一步，後退一步，左右各一轉，開了四門，輪動起來，風聲颯沓，真如電掣雷飛，但見刀光，不見人影。賓鴻大加喝采。舞罷，放刀於地。

周蠻兒在人叢中跳出，執刀在手道：「我也舞一舞。」雖然輪動有法，覺得氣力不勝，臉紅頸赤，勉強完了。月君問賓鴻：「你是有名的賓大刀，比劉超的孰輕孰重？」賓鴻提起來一試，說：「劉將軍的刀多重數斤。」月君大喜道：「真虎兒也！」命賜金盔一頂，玉帶一束，紅錦戰袍一領。

小皂旗見月君贊賞劉超，就在班次內湧出，大聲說道：「小將能射連珠箭，百發百中。前在淮北，連發兩矢，射殺了燕陣上有名的番將。今請在聖后面前小試一試。」月君隨命滿釋奴取出那個龍眼大的銅圈，懸在百步之外，發令道：「將軍射過此圈，即授先鋒大將之職。」小皂旗隨掣雕弓在手，拈取兩矢，接連迅發，悉透圈中過去。兩行將士莫不喝采。月君贊道：「呂溫侯一矢而穿戟眼，不及將軍多矣。」即命取先鋒金印賜之。

又一新到的少年將軍，姓楚，狹面方頤，虎頭鷹目，躬身向前，大聲嚷道：「步射何足為奇，小將能馬上射之。」遂飛跨錦鞍，馳驟兩遍，翻身背射一箭，剛剛在圈中穿過。眾將士也齊聲喝采，月君命至階前，賜酒三杯，詢其履歷。稟道：「小將名由基，先父楚智，為皂旗將軍陷入燕陣，匹馬單槍，殺進重圍去救，後無援兵，與皂旗同時戰死。」月君問：「汝知皂旗將軍有子與否？」由基答應不知。月君道：「適才射連珠箭者，即皂旗將軍之子也。」二人相視，執手涕泣，認為弟兄。月君道：「楚將軍不愧由基名字。」亦授為先鋒將軍之職，命刻銀印賜之。

西班新將士內，齊齊走出五員，向上聲喏。一人黑麻甲眼，姓彭名岑，為北平都指揮彭二之子，燕王在宮中發兵時，彭二斬關人端禮門，格鬥而死。一人青臉狼軀，姓卜名克，其父都督卜萬，威名震於北塞，進兵遵化，被燕王用反間計，為部下奸賊陳亨所殺。一人虎形無項，鼻若波斯，姓莊名次驕，其父莊得，雙戰燕將，為燕王暗射中頰，馬蹙陣亡。一人豹眼短鬚，姓馬名千里，乃薊州都指揮使馬宣之於，部將毛遂偷降於燕，宣走至居庸關，力戰被執，罵賊受害。一人五短身材，縮腮如猴，姓孫名翦，其父孫泰，與燕兵裹瘡血戰，奮力陷陣，重創身亡。月君逐名試其武藝，孫翦與馬千里槍法皆精，彭岑善使雙鞭，莊次驕慣用雙鋼，卜克好使渾鐵槊，長槍大刀，並皆嫻熟，膂力更勝。月君論道：「汝等先人，皆馬革裹屍，為國家忠義之士，須各恪承先志，戮力同心，為君父報仇灑恥。」五將肅然應命。

又一壯年將軍，出班前稟道：「小將姓張名倫，官居世職指揮，原在保定左衛，因燕兵勢大，力不能敵，計欲領眾回南，人衛朝廷。不意燕逆渡江，乘輿顛覆，小將聞得元帥大興義師，遂復率眾北來，逕投麾下。雖文不知孔、孟，武不諳孫、吳，但耿耿忠心，惟知報國，願乘元帥指揮。」又一弱冠書生，白面方頤，身如玉立，目似星流，從容稟揖道：「小子張彤，先父諱彥方，為樂平知縣，曾糾義師南下，不幸敗亡。燕逆將先父身屍，暴在諺樓半月，面色如生，英魂猶在。小子誓為先父爭氣，至死靡悔。」又有四少年，一姓張名汝翼，為北平布政司張昂之子；一姓葛名纘，為燕府長史葛誠之子；一姓盧名龍，為燕府指揮使盧振之子；一姓謝名勇，為北平都指揮謝貴之子。

張昂與謝貴，並為燕王賺入宮中，與盧振、葛誠同遭殺害。汝翼遂與謝勇投奔武安侯郭英，英屢戰敗績，染病而亡。又走向濟南，要投鐵兵部時，鐵公已經詣闕殉難。適遇葛纘、盧龍，也到濟南，四人遂插盟共誓，結為弟兄，圖報大仇。聞卸石寨建起義旗，以此齊來投見，都是與燕王不共戴天的。又有東平州死節吏目鄭華之弟鄭桓，蕭縣全家殉難知縣鄭恕之弟鄭莊，二人原是同族昆弟，聞得義士歸附卸石寨者甚眾，先後來奔，不期而會的。或精於文事，或嫻於吏治，或長於武藝兵略。月君各加慰藉。

唯劉璟在東班，肅然拱立。月君召至前曰：「子為青田先生之後，家學有傳，何其恬然不發一語？孤家曾聞高皇帝云：阿璟凝重，可謂知人則哲。」劉璟進對曰：「先人輔高皇而得天下，後人不能輔嗣君而失天下，更有何言。縱使能讀父書，不免有越括之赧顏耳。」月君大將道：「君子哉若人！」再有獄中救來的黃貴池，識鑿疏通；胡傳福，器局弘毅，均有經濟之才，小咬注金同保，年未舞象而性好武；茅添生，年方舞勺而善屬文。月君並贊道：「真哲人有後。」

忽一小校疾趨前來稟說：「南山有白額猛虎，傷了獵戶，大吼而來，將到此地。」眾將士各舉兵器要往逐之。瞿離兒厲聲止住道：「不須列位，小將未試武藝，且去與他賭鬥一場，算作考武。」遂大踏步徒手奔出。正逢猛虎已進演武場，離兒大喝一聲，奮拳向前，那虎見有人搶來，便迎面一撲。離兒向右側一跳躲過，猛虎撲了個空，前兩爪搭在地下。離兒乘勢揪住了猛虎脖子，左腳踏住前胯，左手賽鐵箍的兩指，用力向虎眼一挖，格擦一響，把兩個眼珠子搵出。猛虎負疼掙扎不得，前爪在地亂爬，爬成一個小窩。離兒愈加用勁，按入窩內，又將兩指搵了猛虎鼻子，向上一扯，兩個鼻孔雙雙盡裂。猛虎前半身動彈不得，只把後股兩爪亂爬沙土，又旋了個窩兒，被離兒雙手按住虎項，放下左腳踏地，將右腳用力在虎肋上亂踢，踢得肋骨斷折，僵臥不動。將士看者，莫不吐舌。然後放鬆雙手，直起腰來，略覺微喘，就一手舉起死虎，走向月君前放下。

月君道：「瞿將軍真天神也。」命賜美酒一壺，離兒立飲而盡。又賜龍馬一匹，雁翎倭銀鎖子甲一副，離兒大喜叩謝。

董彥杲向前稟道：「小將有兩個弟兄，一名雷一震，一名朱飛虎，各使開山大斧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近在河北放響馬回來，願求考校錄用。」二將遂上前叩見。月君看雷一震時：

面色晦而青，眼光暴且綠。遍身有青筋，剔起如繩束。腰細三圍多，膀闊尺有六。聲厲若雷鳴，萬夫皆辟易。

看朱飛虎時，形象又為古怪：

面皮紫赤厚，身材短闊瘦。雙鼻孔掀上，兩輪耳反後。眼小若黃蜂，爛爛岩電走。馬上太輕趕，如虎飛來鬥。

二將不待命令，並取金蘸斧，飛身上馬，在演武場中分為左右，各舞一回。軍士皆眼花撩亂，贊歎不迭。有詞為證：

一個開山鉞，雷轟轟如玉龍破山；一個宣花斧，風颯颯如素蟒翻波。一個左邊馳驟，疑來焦贊前身；一個右首驍騰，猜道索超再世。雖然演武堂前較技藝，便知黃雲陣上顯威風。

考校已畢，滿釋奴大聲問道：「眾位將軍，還有射銅圈的麼？」諸下無人答應，釋奴隨向錦囊，探取鐵丸在手，連發三彈，端端正正，在圈中飛過。將士齊聲和贊，釋奴方收了圈子。

月君下令道：「孤家五行陣法，可用大將五五二十五員。今每營止有一員，應先補三五一十五員之數。前營中軍大將瞿離兒，以彭岑、孫翹為左右將軍。董彥杲仍主左軍，以朱飛虎、雷一震為左右將軍。賓鴻仍主右軍，阿蠻兒、盧龍為左右將軍。董彥嵩主後營中軍，以莊次躄、馬千里充左右將軍。劉超、卜克，任中營左右將軍。先鋒二員，小皂旗、楚由基。合後二員，張倫、倪諒。左右哨小將軍，董翥、董騫。軍師呂律，兼行元帥事，統率諸軍。高咸寧、鐵鼎，為左右監軍。張汝翼、張彤，為左右參軍。周縉、沈珂，為左右軍政司。胡先、金蘭，為左右會計司。胡傳福掌文誥，黃貴池掌書記。劉璟總督運餉，葛纘、謝勇為副。董彥杲署卸石寨將軍，鄭桓、鄭莊為左右知寨。」

諸將見月君因材施教，設官分授，悉合機宜，莫不踴躍心服。

呂軍師進前稟道：「目下燕賊暗發青州兵馬來攻，某只略施小計，立取賊將首級，獻之麾下，青郡亦唾手可得。」月君問計安在，軍師舉手，言無片句。直教：稷下書生，同建擎天事業；番中女將，獨標振地功勳。且看下回，方知端的。